

责任编辑:史佳林

夜光杯 / 星期天夜光杯 | 新民晚报

宽与严

程贻明

交通大整顿给城市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气象。各种交通法规得到了严格的执行。回想起我在美国的经历。我居住过五六个城市,有人口超过百万的大城市,也有仅三四万人口的小市镇,城市交通和道路繁忙程度相差甚多,各个州和各个城市的交通法规也不尽相同,交通执法也有宽有严,值得一谈。

2006年一个清晨,一路上车辆稀少,秋高气爽,心情颇为轻松,经过一条全是住宅的马路,脚下的油门不由自主加大而浑然不觉。突然后面传来几声短促的警笛声。我见马路右边有一停车场,马上拐了进去把车停稳。一个白人警察出现在我的车门旁:“先生,你超速了,这条街车限是35英里,你已开到51英里了。请出示你的驾照和车险。”他检查后,通过警局的电话核对无误,随即开出了法院传票,预约好了日子去州交通法庭见法官。

州交通法院坐落在一条市内公路上的一座不起眼的建筑里。当天早上已坐满了来自各城镇的民众。九时整,一位女法官出现在大厅上。民众需要一个一个过堂,等待法官的判决。女法官正襟危坐,貌似四十多岁。花了不到五分钟看了我的案子,按惯例问:“Guilty or no guilty?”意思是你认罪不认罪。在美国无论哪种违背法律的行为,不论大小和轻重,都会问你这个问题。如果回答“No”,法官会让你带着反驳的证据第二次上法庭,再次仲裁。我当庭表示“guilty”,法官告诉我,州法允许,如有三年无交通违法记录,不论你在哪一州,都可免去这次罚单,并不留记录。我自然喜出望外,她让我下次带好州交警局的记录,预约再来一次。我联系了德州交警局,取得了三年无违法记录的证明信,再次去见了这位法官,她把我的罚单和记录都一笔勾销了,而且连出庭费都免了。我暗自庆幸,但也告诉自己,今后一定要万分小心才是。

再回想起早在1998年,我在德州达拉斯工作。一天傍晚,正是下班高峰,离我要出去的匝道口不到百米,突然堵得死死的,炎炎烈日下,二十分钟动弹不得,汗流浹背,心烦意乱。边上的紧急停车道上已有一些车辆,耐不住借道而行。我也实在耐不住,尾随他们向出口驶去。突然发现一警察站在公路与匝道的交叉口,挥手示意我们停在匝道边上,一辆车一张罚单。虽然懊恼不已,但也无可奈何,谁让你违法占用紧急车道呢?

回家后仔细一看罚单,一个意外的发现让我松了一口气。其上有一个选项:如一年内无任何违法记录,可选网上交管局认可的驾校重考驾车交规,通过即可免去罚单和记录,还可避免因记录而涨车保险。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赶紧上网付费,花了一个小时通过了交规考试,当场从驾校官网打印了结业证书,送到当地交通法庭,取消了罚单和记录。想来真是幸运,但同时也印象深刻,此后更时时提醒自己:必须遵守交规!

美国交通法规执行的宽与严,或许可以给我们一点启发。严格执行当然非常重要,但处置如能更人性化,更多样化一些,既让人吸取深刻教训,又给他们一个进一步改正的机会。一张一弛,一宽一严,也许,会有更好的效果吧?

贾斯汀·库泽尔的探索无疑是成功的,至少电影《麦克白》是。他的这部片子获得第68届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提名,自然也在情理之中。喜欢贾斯汀·库泽尔的表达,因为他的用心,因为他的与众不同。

程贻明



郑辛遥 按别人的眼光去追求生活——太累。

除了“脑洞”,更可以有“实践”:教清一定数量的大米不难,难的是在学生两点一线生活中,如何寻找得到并使用相应的衡器。这个过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引导孩童参与社会实践,包括派生出对于衡器种类、适用物品、称量范围;米粒大小、数量多寡的生动体验,甚至于,联想到“粒粒皆辛苦”。

100粒大米可以很“重”

茅於平

日前,读“灯花”《100粒大米有多重?》,因为家有读书郎,深感学校老师课题引导的重要,有一些自己的想法。不要小看这道题目,题目背后的思路,才是关键之处。只具备常规手段,却要称一称超乎常规的物件,如何做到?众人皆知,千余年前有“曹冲称象”;现今有物理高考题求地球大气总重量。古者以散石代象,化整为零;今者将大气压强(单位压力)乘以地球承受气压的总表面积;都属突破常规思维模式,另辟蹊径,巧得结果。这样的“脑洞大开”,不敢小视。

“称100粒大米”,道理正好相反,我家三年级的孩童,就想出了用日常生活所用之衡器,数出1000粒大米来称,数出10000粒大米来称……然后还原为100粒大米的重量。一道看似离奇的练习题,能引发这样的“思维创新”,是不是有理由让人喜出望外?

逃得了和尚逃不了庙

凌鼎年

请陛下先封臣,再赏臣下。”朱棣准奏。姚广孝衣锦荣归,谁知胞姐已削发为尼。他寻访到姚峰山尼姑庵,没想到到姐姐不满弟弟助朱棣篡位,一见面就一顿训斥,并细辨发现就是姚广孝,急忙报告朝廷。朱棣为了昭示不忘功臣,特御赐建一幢寺院。钦差到茜泾古镇后,就在怀让寺旧址大兴土木,按最高规格建了5048间,整整花了七年时间。就在竣工前夕,不知是天意还是人为,一场突发大火燃起。等扑灭大火,不见了姚广孝。这可把钦差大臣吓坏了,连忙向朱棣请罪。朱棣明白姚广孝的心意,也不追究,顺水推舟说:这个姚广孝啊,智者千虑,也有一失,他哪里知道,逃得了和尚,逃不了庙。传朕旨旨,改“怀让寺”为“广孝寺”,人走庙在嘛。经几百年演变,这句话成了老百姓口中流传甚广的俗语,流传至今。

紧张劲爆的音乐,灰暗晦涩的色调,经典哲理又有古文韵味的台词,磁性立体有穿透力的英音,本性宗教神学念凶险交叠于整部影片……从帷幕拉开那刻起,心就一直被电影《麦克白》牵着,根本不给你走神分心的机会,就这样被莎翁征服,就这样走进导演贾斯汀·库泽尔匠心独运的“电影世界”。

原本并未对电影版《麦克白》抱有多少希望,这部莎翁写于1606年的戏剧是四大悲剧之一,太熟悉了,再怎么拍,怕也不会有太多惊艳吧?可是,贾斯汀·库泽尔却用他的才华底气和另类的表达,消除疑虑。宏大血腥的战争场面,裹挟着特别艺术范的慢镜头和缓滞的定格,在充满忧郁野性仇恨愤懑迷茫纠结兽性的眼神中,在女巫看似无意的“教唆”下(其实是贾斯汀·库泽尔着意的安排,更是麦克白内心的邪恶本性驱使),麦克白稍稍犹豫迟疑,就杀了刚刚封他为爵

贾斯汀·库泽尔的表达

葛译友

贾斯汀·库泽尔的探索无疑是成功的,至少电影《麦克白》是。他的这部片子获得第68届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提名,自然也在情理之中。喜欢贾斯汀·库泽尔的表达,因为他的用心,因为他的与众不同。

这几天干着世上最轻松又最痛苦活——高考监考。

收发卷子,看看学生,站着不动,任何人想来,监考都是一件不动脑子、不耗体力的活——我当学生时也是这样想的。但是真正上了场才发现完全不是这回事。监考绝对是脑力折磨、体力巨耗和精神煎熬的事儿:领卷子时领导化身“唐僧”,千篇一律的话每场都要重复上半小时,而且绝对是正襟危坐

监考记

王兢

一丝不苟地说着和听着,如此重大的政治任务谁敢松懈呢?精神压力随之就来了。不要发错卷子,不要收错卷子,不要打瞌睡,不要做运动,不要频繁走动,不要站着不走,不要久坐犯困,不要不小心犯困的时候被领导看见,不要有学生作弊……最后一条最纠结,十二年寒窗,谁都不容易,发现有鬼鬼祟祟的学生,只能把他(她)作弊的念头扼杀在摇篮里,眼神射过去却不能盯着看,暗示出“我注意你了”,可也不能做得出格,否则被学生家长投诉了“监考老师总盯着我们看,给孩子精神压力太大”。哎,现在的“瓷娃娃”可碰不得,更何况高考是学生精神走钢丝的微妙时刻。考生生一嘛!真要抓了,要讲究铁证如山,可这高科技的侦查功夫和眼疾手快的擒拿功夫岂是偶一介书生能做到的?

学生都老实了,监考老师一前一后,一站一坐,一动一静,各就各位了,教室里难得这么安静。唯独不安静的是头脑。原来这世上最最痛苦的事就是你有空闲的时间却不允许你做任何的事情。各种想法千头万绪在头脑里冲撞,先按下去,潜心搞搞研究工作。第一场,首先研究25名考生的名字和相貌(主要是看头顶,都低着头呢),然后统计几个戴眼镜的,几个男几个女,几个高几个矮,几个

条纹的意义

陈钰鹏

为什么条纹服会成为囚服,这还得从中世纪的欧洲说起,条纹服装曾被教会视作邪恶的象征和魔鬼的符号,只有被社会遗弃的人(如奴隶、妓女、囚徒、刽子手、麻风病人等)才穿条纹服。同样,当时的世俗社会也很厌恶条纹服。中世纪的文学和绘画作品中,塑造反面人物最省力的方法是给他们穿条纹服。最早的囚服设计者考虑到,条纹服在任何时期都不可能与普通服装“撞车”,更不可能成为时尚,因此很适合囚犯穿着。除此以外,条纹囚服尚有其他优点:能对囚犯产生一种心理效应,让他们自知已经丧失了尊严和地位。条纹服引人注目,如果囚犯想越狱逃跑,很难在普通人群中混迹和隐匿。出于这一原因,囚服布料的反面也印染了条纹,即使反穿,也掩盖不了这一标志性的特点。还有,条纹服的生产成本低,如果是黑白相间的条纹布,就很容易生产;而其他面料的生产需要相当破费的染织工艺。

在条纹囚服上大做文章的恐怕要数纳粹德国了,史学家将纳粹时期的囚服配置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33-1938),囚犯着装尚不太统一,通常为带有臂章的民服,或者被公用事业单位扔掉的制服。第二阶段(1938-1942),绝大部分为条纹囚服,有的表面还覆以涂料,冬衣里面衬条纹布碎料。第三阶段(1942-1945),乱象丛生时期,有的利用马伊达内克和奥斯威辛集中营里被杀害的犹太犯人的民服或者被枪杀的苏军战士的军服。囚犯须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囚服必然容易脏污和破损,然而却要隔很长时间才能换洗(囚犯不准自己洗衣)。

二战接近尾声时,条纹囚服反过来起到了保护囚犯的作用:在疏散和撤离过程中,囚犯的队伍往往不会受到盟军战机的低空袭击,飞行员能认出他们是集中营的囚犯而加以保护。同样,集中营被解放后,条纹囚服也能确保受尽迫害的集中营囚徒无碍返回祖国。

显得颇有戏剧性的是,平时嚣张跋扈、凶狠残忍的纳粹分子在面临自身灭亡时,竟然争先恐后地穿上条纹囚服,伪装成集中营囚徒,企图逃避盟军和全世界正义人士对他们的惩罚。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被解放后,穿着条形囚服隐藏在集中营的冲锋队长赫斯勒和他的冲锋队员于1945年4月15日被英军的一支小分队识破逮捕,赫斯勒后来被判处死刑。时过境迁,曾经用条纹囚服作囚衣的国家都做了相应的改革,有的不再用条纹,有的简化了条纹。我国现在的囚服只在背部及胸前设置一横条的条纹,清新干净。条纹囚服的发明者没有想到,如今条纹囚服也时尚挂上了钩:乌克兰时装设计师扎莱夫斯基让他的模特穿着时装款式的条纹囚衣在基辅的T台上表演,针对反对者的意见,他说:“乌克兰人坐监狱也是最漂亮的。”

外向几个内向,几个会提前交卷几个会成为每场的“钉子户”……

研究工作和统计工作做好,25名考生看后背也能说出名字时,就剩下胡思乱想了。胡思乱想也是极痛苦的。想从前,想未来,想早上吃什么,中午吃什么,晚上吃什么。最近菜怎么这么贵呢?鱼也不敢吃,饮料也不敢喝,到底还能吃啥呢?想东想西,想天想地,低头看表,才刚

智慧快餐

郑辛遥

不好!猛地惊醒,头一沉,心口一揪。看窗外,没有巡考走过;看探头,默默无语;看学生,都低头答题,心这才渐渐归位。深呼吸,再深呼吸,告诫自己坚决不能睡,又开始了胡思乱想之旅。看着手表指针的每一个脚步,突然明白了什么叫“漫长”。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每一分钟的倒计时悠长得如同一个世纪,终于盼来了结束铃声。现在要快,要快,收卷、检查,总有几个糊涂蛋这里没填,那里没填,“某某某,上来”,“某某某,上来”。再检查。OK。考验体力的时刻到了,从三楼冲锋到七楼,电梯人满,冲楼梯,气喘吁吁地到了七楼,眼明手快,看清楚哪位领导收草稿纸,哪位领导收答题卡,哪位领导收试卷,哪位领导收微笑,哪位领导发饭票——领导可真多啊。上交明白了,抄起饭票,再从七楼冲到一楼,直入食堂,还好,人不多,最后一点力气交了饭票换来午饭,啥都不说了,开吃。早上七点半的两个肉包子早已消耗殆尽,这时候真是吃啥啥香。风卷残云,吃饱喝足,办公室一坐,小风一吹,爽。

下午二点七楼领卷子,痛苦的监考之旅又开始了……就这样,度过了与考生同艰共苦的日子。

夜光杯

凌鼎年

俗话说,逃得了和尚逃不了庙。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来历呢?好像没有明确说法。这里,讲一个我知道的可能出处。

逃得了和尚逃不了庙

凌鼎年

做了个与姚广孝割断关系的动作,拂袖而去。这仿佛一盆冰水浇下,让他透心凉,也让他清醒了许多。此后姚广孝不知所终。那年,太仓靠长江口的茜泾古镇的海塘堤岸年久失修,朝廷派人前来监管修造,其中有个营官曾跟随过姚广孝。他无意间在北街的怀让寺里见到一老和尚似曾相识,

紧张劲爆的音乐,灰暗晦涩的色调,经典哲理又有古文韵味的台词,磁性立体有穿透力的英音,本性宗教神学念凶险交叠于整部影片……从帷幕拉开那刻起,心就一直被电影《麦克白》牵着,根本不给你走神分心的机会,就这样被莎翁征服,就这样走进导演贾斯汀·库泽尔匠心独运的“电影世界”。

原本并未对电影版《麦克白》抱有多少希望,这部莎翁写于1606年的戏剧是四大悲剧之一,太熟悉了,再怎么拍,怕也不会有太多惊艳吧?可是,贾斯汀·库泽尔却用他的才华底气和另类的表达,消除疑虑。宏大血腥的战争场面,裹挟着特别艺术范的慢镜头和缓滞的定格,在充满忧郁野性仇恨愤懑迷茫纠结兽性的眼神中,在女巫看似无意的“教唆”下(其实是贾斯汀·库泽尔着意的安排,更是麦克白内心的邪恶本性驱使),麦克白稍稍犹豫迟疑,就杀了刚刚封他为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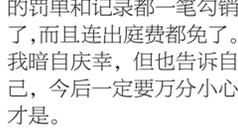
贾斯汀·库泽尔的表达

葛译友

贾斯汀·库泽尔的探索无疑是成功的,至少电影《麦克白》是。他的这部片子获得第68届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提名,自然也在情理之中。喜欢贾斯汀·库泽尔的表达,因为他的用心,因为他的与众不同。



灯花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